

塞上

帶殊 著 851.48/3 上海新時代書店



破曉社叢書第二種

寨 上

張 殊 明 著

上 海

新時代書店發行

1 9 3 0

目 錄

我願	1
慶兵	4
珍珠山下之尸	8
“特朗蕩”	10
萬壽山紀遊	15
我底燈台	21
贈——	22
丹戎禺海的歸舟	28
不如歸	31
焚許之前	33
懷惱曲	36

彷徨的心情.....	39
海濱之夜.....	41
車輪下的生命.....	42
登 Malacca 葡萄牙古寨放歌.....	45
寨上.....	49
聖誕節前.....	52
聽我這樣要求.....	55
期待.....	57
我不回來了.....	59
海之頌歌.....	61
傑冷工人底悲歌.....	64
車次 Taiping.....	68
檳榔山頭鳥瞰.....	73
故鄉底亂象.....	76
蠟炬.....	79
泉州答故人.....	81

石匠.....84

光明底追求者.....88

母親.....88

我 願

——前 奏 曲——

I

我願理智的光，
像寶劍底明晃；
牠在火中磨厲，
牠在火中成功。

那寶劍的明晃，
是理智的闡揚。

引得友人懽愉！
引得敵人驚惶！

II

我願情緒的花，
像烟火的熱狂；
要在黑空漫舞，
要在黑空高唱。

那烟火的熱狂，
是情緒的吐放。
忘記永恆存在！
忘記頃刻消亡！

III

我願意志的力，
像車駕的縱橫；
要在山原馳突，
要在山原來往。

那車駕的來往，
是意志的勇往。
莫問有否宿站？
莫問是否窮荒？

(一九二八年，一月。)

塵 兵

連年瀾天烽火地爆兵，
輪盤似的循環不停。
哀我無告的黎庶，
在暴斂慘殺中犧牲！
軍和匪的肺腑，
恰如貪狼與饑鷹；
他們無底的慾壑，
是永遠不易填平！
哀我無告的黎庶，
在暴斂慘殺中犧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戰訊傳來頻頻。
遑遑無適的人心，
困日落日的孤城！
遍處如蠶的悍匪，
也奉討賊的軍令；
還有如潮的粵兵，
齊向荒城推進！
遑遑無適的人心，
困日落日的孤城！

冰天雪地的寒宵，
全城在朔風裏顫慄。
一切的礮火，
已在城中四起！
我們逃出被窩，

忽向枯草叢躲避。
孩子嚇得不敢高啼，
老人只默默垂淚……
一切的砲火，
已在城中四起！

我鼓起最後的餘勇，
登上屋頂瞭望！
黑漆漆的宇宙，
閃耀漫山遍野的火光！
啊，毀滅之神的鐵車，
轟轟地馳驟墳場。
深負創傷的荒城，
將在烈焰裏埋葬！
黑漆漆的宇宙，
閃耀漫山遍野的火光！

東方着了縞素的輕粧；
 槍聲也隨晨星而衰微。
 守兵又扎上妥協的標誌，
 城頭已高揚着白色的降旗。
 身上解去死亡的重壓，
 禍患還未離開臉眉。
 這樣戰休無常，
 確是魔鬼的惡劇！
 守兵又扎上妥協的標誌，
 城頭已高揚着白色的降旗。

（一九二七年，一月寫出。）

珍珠山下之尸

珍珠山，珍珠山，確是炫耀着富有！
但是這兒，却有一具窮者的屍首。

蓬鬆如草的枯髮，
黝黑如鐵的皮肉，
上，不見他底短衣，
下，赤裸他底雙足。

這具可怕的屍首，躺於這兒已久；
將在酷熱的炎日中，醞釀着腐臭！

珍珠山，珍珠山，好像很會惹人憐愛；
但是這兒，只有一座頹廢的市街。

淫囂肉麻的戲院，
金迷紙醉的章台；
閑暇的享樂階級，
像潮水似的往來。

這座喧鬧的市街，真是萬人如海；
但是這具將臭的屍首，誰也不去理睬！

珍珠山，珍珠山，已經失落你的名貴。
看你的故主，已淪為供人驅使的雇奴：

兩個鳩形的黑人，
抬口紙薄的棺木；
隨後傲岸的巫警，
把他草草地結束。

供人驅使的朋友喲！此時還不覺悟？
這是被榨取者的末路，人類最人的污辱！

（一九二四年，七月。）

特 朗 蕩

特朗蕩！特朗蕩！

這是炎荒哀靡 人的樂音，
喧噪地，繞着土人的村莊。
他們又在瘋狂似的宴會，
藉着“郎冷”舞，以助濃烈的飛觥。

特朗蕩！特朗蕩！

*

*

*

*

朗蕩！朗磅！

銀燈光下，有如雪耀月亮，
照徹河畔一個小小的舞場。
那兒站滿穿着“紗籠”的觀眾，
那台上，閃晃幾個挽着盤蛇髻的舞娘。

朗磅！朗磅！

*

*

*

*

朗磅！朗磅！

她們嫵媚地，擺着纖細的蠻腰，
指尖拈起長袂，使勢地飄颻；
她們婉轉地，踏着輕盈的腳步，

腳頸上的風鈴，合拍地鏗鏘。

支特支蕩！支特支蕩！

* *

* *

支特支蕩！支特支蕩！

她們雖然點綴奪目的金飾，
似乎未曾掩沒墮落的悲傷。
那吱吱格格地動人的歌調，
不是隱隱地，在弔光榮的消亡？

朗磅！朗磅！

* *

* *